

蘇聯短篇小說集

台灣雲霧

桴鳴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820(2)



蘇聯短篇小說集

台灣雲霧

杵鳴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1 •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5000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 (266) [VI III 8] 羊 9,600

光藝印刷廠承印

9.600.

目次

台灣雲霧·····	O · 愛爾別爾格	梓鳴譯 (一)
清晨·····	S · 安托諾夫	李珏譯 (四)
崇高的義務·····	B · 伊里雁科夫	付克譯 (五)
結婚禮物·····	列昂尼德 · 蘭希	阿友譯 (六)
未被發現的土地·····	A · 斯莫里安	柯家龍譯 (七)
河水開始在流動·····	M · 雅孔特娃	于寶樂譯 (二九)
暴風雨·····	A · 車爾寧柯	孫源譯 (三七)
歌聲的考驗·····	P · 庫茲涅佐甫	于寶樂譯 (二五)
理想着英雄事業的孩子·····	E · 波洛尼娜	唐淵譯 (二八)

台灣雲霧

O. 愛爾別爾格
將 鳴 譯

海上風平浪靜。

三桅的漁船『阿克琪尼亞』放下了布帆，開動了機器。它已在北緯三十度以南的洋面上划航了兩晝夜，尋捕着鯊魚。第三天的傍晚，由於衝波而出的飛魚我們才發現了鯊魚羣的所在：牠們是捕噬其他魚類的。

被晚霞映照成藍紫色和珊瑚色的渾渾濃濃霧浮蕩在我們的航路之前。

『阿克琪尼亞』在這裏停了下來，漂蕩在水面上，準備在拂曉的時候開始捕魚。起初，船長很耽心濃霧會妨礙我們的捕魚工作，但當他看過了晴雨表之後，很快地就安下心了。

在風平浪靜的洋面上，遠處的紫色的濃霧向已經昏黑了的天空伸出一條一條的長舌而逐漸地同它混成一體了。

在夕陽沉入大海之前，船上敲過了鐘，蘇聯國旗也從主桅上降了下來。繼冗長而炎熱的白晝之後，人們在很快來到的晦暗中開始感覺到海上夏夜的涼意；船上所有不值班的人員都走出到甲板上來了。

低低的明月射出來的光亮好像是在平靜的海水上鋪起了一條金色的跳板，一直伸向『阿克琪尼亞』的船舷，接着又攀升到潔淨的甲板上去。

新鮮的，還沒有用鹽漬過的鱒魚子，在敞口的木桶裏散放出了比月光更亮的發着綠藍色的磷光。

已經是下半夜了，人們才分別地走進了船艙。我不想睡，所以留在甲板上，倚着桅索，望着遠處的迷霧——在月光之下很像一團亂麻。

海波在船舷的外側輕輕地迸濺着，水泵單調地響着，不停地把新鮮的海水吸進防水布製成的水槽，槽裏養着鹹水鱸魚——我們捕鯊魚的魚餌。

我毫無目標地注視着這深夜的海面很久，直到我開始感到厭倦。突然，在霧幕的裂隙間，我發現了一艘小船的模糊的輪廓。這隻船好像同我們的船一樣在洋面上浮蕩着。於是我便把副值班員從甲板上的領航室裏喊了出來，但當他用望遠鏡向我指的方向看過之後卻什麼也沒有發現。我想一定是濃霧遮住了那處裂隙而蓋住了那隻船。

翌晨，我們升起了旗，船長下令開始捕魚。

一夜之間，濃霧顯著地消散了，我們得以駛近它的邊緣，成羣的鯊魚在那裏遨遊着，捕噬着鯖魚。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牠們的長圓形的軀體在水裏衝來衝去。牠們有發亮的淡藍色脊背和銀灰色的身軀。

我們把鉤網沿着船舷下到海中，然後用網袋把鱸魚從防水布槽中取出，投入鉤網前的海水裏。幾天來始終被蓋在覆布之下過着黑暗生活的鱸魚，一旦被陽光照耀得失明，牠們便不能夠遠游也不能鑽入深水裏去——牠們只擁擠在魚網的鐵鉤附近，誘引着貪婪的鯊魚撲上前來。這時捕魚的人們便可以很靈巧地用網鉤把這些二三公尺長的大魚鉤住頭部、軀體或腹部。

白天，雲霧幾乎全部消散了，於是我們面前便出現了一隻小船，在距我們不到一哩的地方浮蕩着。這是一隻小機輪。我們未能斷定出它的國籍來，因為在它的唯一的桅桿上並沒有懸掛任何國旗。

我們隔一會就用望遠鏡看看那隻船，但對方對我們卻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興趣：誰也沒有走上船橋，也沒有人走近船邊上來。船上好像是杳無人跡。

我們早已開始剖割和醃漬這些肥大而沈重的鯊魚了，這時，船長命令我們放下一隻汽艇。他帶着執行我們船上黨小組長職務的機務長，兩名水手和我一同駛向那隻不明底細的怪船。

十五分鐘以後，我們從那隻船的尾部靠攏了過來。船尾上用金字寫着中文船名，下面是用英文字寫的該船所屬的港名。

我們之間沒有一個人懂得中文，但是我們卻把那個港名讀了出來——那是基隆——位於台灣島北端的一個海港。

船長用手在嘴巴上拱成一個傳聲筒並用英文喊道：

——船上有人嗎？喂！

從船舷上折回來的回音向遼闊的洋面傳播開來。但是船上仍舊沒有聲響，也沒有人走出來。於是我們圍繞着那隻船駛行了一週。我們發現了船體上有些射穿的彈孔。這裏不僅有步槍彈孔，防波板上——一排排連貫的大彈孔說明了這是重機槍的彈痕。

我們把汽艇靠近船身，把吊梯的鐵鉤掛住船舷，然後爬上了甲板。

甲板上敷着一層濃厚的煤油，致使我們走起路來要非常小心，以免滑倒。船尾上的一堆漁網雜亂地堆放在那裏，而且很久沒有修補了。從船艙裏透出了發霉的臭魚味來。下層甲板的入口用竹棍釘閉了。

我們的機務長在舵輪室門檻之前發現了已經被陽光曝曬得褪了色的斑斑的血痕，而在桅桿的根部發現有用刀刻劃的溝痕。他數了數，一共是十二條。

我們察看了一下舵輪室，然後又看了看船艙。艙底下儲藏着一小堆晒過的烏賊乾；我們也進入了機器間，但是無論在那裏我們都沒有找到任何一個人。

——這大概是一隻海盜船，——我們的機務長——從幼年時起即在遠東海面上過

着航海生活的中年人——這樣做着結論說，——船上的漁網是擺樣子的。記得在一九一二年，有一次在太平洋海面上我們遇上了海盜，那時我在『俄羅斯商業會社』的一隻商輪上當火伙。

——不，——船長反駁他說，——我簡單地認為這是一隻走私船被港警汽艇追上了。船上的人被捕走後，空船就被北流的海水飄送到這裏來……——但是船長說到這裏便梗住了。——不過……——他又繼續說道，——只是搞不清：為什麼港警艇不把這隻船拖回到海港去呢？……

我們已經準備離開這隻被遺棄了的船了，這時候同來的一個水手報告船長說，在絞索機旁的一堆亂蓆下面他發現有什麼東西在蠕動。

——大概是老鼠吧，——船長揣度說，——牠們現在是船上的唯一的主人了。

但是我們卻走向絞索機並開始掀撥那些稻草蓆子。在一張蓆子底下我們找到了一個僅僅穿着一條粗布長褲的半裸着身體的人。這是一個中國老頭。被太陽晒得黝黑的身體削瘦得活像一具在三千年前安葬的木乃伊。面部的古銅色的皮膚包裹得那樣緊，竟

使凸出的顴骨透明得像一層淡黃色的油蠟。被牙齒咀嚼爛了的下唇浮腫起來，低垂着像一條海綿，他的削瘦而彎曲的手臂在古怪地痙攣着，猶如中國驢皮影上的動作一樣。

老人瞋着他的眼睛，模模糊糊地在嚶語着，我們覺得他是在要水喝。

於是我們便把這位垂死的老人放到草蓆上，抬到我們的汽艇上去。

幾個月之後，海參崴的一個病院給我送來了一本記錄簿，裏面記載着那位已經痊癒出院並已啓程回國了的中國老人的談話。我把這篇談話記錄略加整理，現在寫在下面以饗讀者：

我叫李曉庵。今年六十二歲。我生在台灣，在日本人侵佔台灣之前八年。

在日本人來到台灣並開始攫取島上一切美好和貴重的東西的時候，我的父親就說過：『雨過天會晴的』。他老人家深信日本人會很快地被逐出中國的土地。但是日本人並不準備離去。他們封閉了中國學校，並不准許印行中文報紙和書籍。

日本人在各方面都效仿歐洲人。在城市裏他們把我們驅逐到石牆和鐵絲網之外的骯髒的區域裏去住。他們把我的父親從他那一小塊稻田上趕掉了，因為他們準備在附近地區修建要塞砲壘。於是我父親被迫去服侍新日本主人了。（什麼人在寄人籬下的時候能不低頭呢？）他老人家給他們種過甘蔗，在菠蘿罐頭工廠裏裝過箱子，在樟腦林裏伐過樹並提煉過樟腦油。

在我被送到學校裏去讀書的那一年，台灣島上傳入了霍亂。

我牢牢地記得我入學的第一天。日本老師叫我隨着他一遍一遍地重複一些日本句子：『我是一個貧苦的中國孩子。在和善的日本人來到這裏之前，我是陷在昏庸無知之境的，像泥塘裏的水牛一樣。現在，我的恩師在教我有用的學識。』

我感覺到很困難說清日本話，於是老師便在全班同學之前，在我的腳掌上試用了他的新竹板。

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我看見我家的房子籠罩在火燄裏。旁邊另外有幾座房子也在燃燒。日本兵包圍着這些房子並用救火水龍在澆火。我以為他們是用水，由於泥土

而變成黑色的水在澆火，但是他們所澆的竟不是水而是重油。他們並向想從火裏搶救出一些自己的財產的人們開槍射擊。我看見我們的一個鄰居苦力，在他們的射擊之下仆地死了。他從火裏搶出了他所僅有的寶貴的東西：先人的香爐和一隻銅菩薩像。

後來我才打聽出來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父親，從那次在製糖廠裏被蒸氣燙傷之後，連續幾天臥病不起。一個日本警察，巡視過住宅區之後，向上級報告說我父親患了霍亂。於是我們的房子便被燒掉，我父親也活活地被燒死在裏面。鄰居家的房子也被燒掉了，因為怕「霍亂」蔓延。

在這事件之後，華人區的居民便開始把患霍亂而死的，餓死的或老死的人的屍體掩藏起來在深夜裏抬出埋葬。

從父親死後，我孤零零地剩下一個人，無家可歸了。

一個熟識的舢板主僱我到木船上去做水手，報酬是一天一碗大米飯。我們經常從島上向大陸海岸載運鹽和煤，但是在艙底的隔層裏面，船主經常藏放一些雅片煙，撻

成像台球一般大小的丸子。

在十八歲那年，我已經能在大帆船和小火輪上航行了；五年之後，我已經充當了掌帆長。但是海洋並不吸引我。我想成立一個小家庭並像從前我父親那樣下田工作。於是我開始積錢。已經是四十歲開外了我才討了老婆。

在那時，我又從一個出賣他自己多餘的土地的日本地主手裏買下了一塊稻田，先付了四分之一的地款，並約定逐年償還下欠的地款，連同巨大的利息在內。

我所買的那塊地，位置在基隆和台北之間的盆地裏。它的長度是二十步，寬十五步，如果用從小就纏足的女人的步伐來測量的話。

我的欠債已經只剩很小一部分沒有償清了，這時日本人突然和美國開了仗。

我們不相信日本能勝利，也不希望它勝利。

大膽的人們這樣想：日本鬼子是披着老虎皮的綿羊，這隻羊將被惡狼所吞噬。日本人認為這種思想是危險思想，於是他們便開始把這種危險的思想連同產生它們的腦壳一齊削掉。

戰爭在初期很使我們失望。

不多久，日本人便把英國駐新嘉坡的總督作爲戰俘押解來台了，又不久，美國駐菲律賓總督也被解送到台灣來了。

但是從那天起，從美國轟炸隊的第一批炸彈落到我們的辛其卡港而把所有海港建築、起重機和倉庫等炸得破碎支離，混成一團，活像被海上的颶風衝激到岸上來的一堆海菜葉一般，從那時起我們明白了，戰爭的鴻運已拋棄了日本鬼子，猶如流浪的老狼遺棄了自己半飢餓的小狼一樣。

我們用盛大的遊行，舉着旗幟，提着彩燈，鑼鼓喧天地歡迎了美國兵。少女們把編好的荷花花圈套在他們的頸項上。中國人民深信美國人會把日本鬼子在五十年當中所掠劫的一切歸還給他們。

日本人在台灣約留下有四百個工廠。美國人把它們全部攫爲己有了。他們允許國民黨的將軍們把台灣的所有存糖運到上海去出售以獲致巨利，而把自

己的美國糖從菲律賓運來台灣，用比從前高出數倍的大價賣給我們。

他們允許國民黨的官員們把我們的存米全部運走，以高價售出獲利，然後把美國苞米運來，以高價賣給我們。

他們把我從我的田裏趕了出去，並沒有付給我一文錢。他們準備在這塊盆地上鋪平稻田給自己的飛行堡壘修築巨大的石基機場。

他們把台灣青年農民頭上的草笠摘下去，換上鋼盔並強迫他們練操。

我們本認為已經永久擺脫開日本人了。但是美國人卻給我們運來一批日本軍事教官，用木棍和拳頭來教導我們。

等那些會很熟練地移植稻禾或摘茶樹葉的青年們學會了放自動槍和機關槍的時候，美國人便把他們驅上大陸去阻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攻。

至於我們老頭，則被召去做工，並答應給我們工錢。

我們鋪乾稻田，親手搗碎石子來鋪地，用腳揉滲石灰來澆基，並由五百人來拖拉十數噸的鐵碾來碾軋飛機場的跑道。